

後漢書

第五十九本 列傳
 第七十七卷 西羌
 第七十八卷 西域

漢書門
 五〇二六
 六〇三六
 冊架函號類

庫文閣内
 五〇二六
 六〇三六
 冊架函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26
冊數	60 (59)
函號	280 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西羌列傳第七十七

范曄 後漢書八十七

西羌傳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

岳

衡山也

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

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

東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也

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

河關屬

金城郡已上並續漢書文

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

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

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



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寡婦曰釐力之反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

之氣焉

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其人山居而多風水土剛強

王政脩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昔夏后氏太

康失國

太康夏啓之子盤于游田不恤人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也四夷

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

后相即太康孫仲康之子七

年然後來賓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

泄啓之子也

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

邠今幽州也

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

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

克

武丁殷王也易曰高宗伐鬼方前書音義曰鬼方遠方也故其詩曰自

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殷頌及武乙暴虐大我

寇邊帝武乙即武丁五代孫無道為偶人像謂之天神與之博命人代之行天神不

射之命曰射天遂被雷震而死周古公踰

梁山而避于歧下梁山在今雍州好畤縣西北古公文王之祖也歧山

在扶風郡也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竹書紀年

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武乙二十

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太丁武丁子也竹書紀年曰太丁二年周

人伐燕京之戎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

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季歷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四年

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自是之後更伐始呼

翳徒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

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不夫也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

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

賓服見詩小雅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

紂左傳晉韓獻子曰文王率及武王伐商荒

紂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及武王伐商荒

歸率師會于牧野尚書曰庸蜀羌髡微盧彭

也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大戎獲

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見史王遂遷戎

于太原夷王衰弱夷王、穆王孫名、變也荒服不朝乃命

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

匹見竹書紀年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

秦仲之族犬丘、縣名秦曰廢王命伐戎不克

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殺王乃

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

少卻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

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

敗北戎于汾隰名水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

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

之戎軍敗伯士死焉並見竹書紀年其年戎圍犬丘

虜秦襄公之兄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

遂廢申后而立褒姒申侯怒與戎寇周殺幽

王於酈山周乃東遷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

後二年邢侯大破北戎入平王之末周遂陵

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

戎於是渭首有狄獯邽冀之戎狄即狄道獯

上邽縣冀涇北有義渠之戎義渠縣屬洛川

有大荔之戎

洛川即洛水大荔古戎國秦獲之改曰臨晉今同州城是也

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臯之戎

杜豫注左

傳云楊拒戎邑也

穎首以西有蠻氏之戎

左傳曰單浮餘國蠻氏杜豫注云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

當春秋時間在中國與

諸夏盟會魯莊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後十餘

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

左傳莊公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杜豫注戎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二十四年戎侵曹也後

十九年遂入王城於是秦晉伐戎以救周

並事

見左傳僖公十二年後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

戊周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于伊川

瓜州今瓜

州也事見僖公二十二年

允姓戎遷于渭汭

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

見左傳東及轅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

陰戎之種遂以滋廣

左傳哀公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杜豫注曰陰

地河南山北自上

晉文公欲修霸業乃賂戎

狄通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

西戎開地千里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于我

穆公以客禮待之秦遺我王以女樂及晉悼

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

魏絳晉大夫見左傳襄公

十三年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

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

滅之荀吳晉大夫中行穆子也見左傳昭公元年後十四年楚

執蠻氏而盡囚其人是時義渠大荔最强築

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

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

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

踰汧隴汧山隴山之間也在今隴州汧源縣自是中國無戎寇

唯餘義渠獫狁焉至貞王二十五年秦伐義渠

虜其王即厲公二十二年伐也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

涇陰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于落後四年義

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操名也庶長秦

爵也事見左傳義渠遂臣於秦後八年秦伐義渠取

郁郅北地郡後二年義渠敗秦師于李伯

地名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

徒涇縣名及昭王立義渠王朝秦遂與昭王母宣

太后通生二子至赧王四十二年宣太后誘

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

北地上郡焉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未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為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種皆反舊為酋豪云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去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剽女遇於野剽鼻也遂成夫婦

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

亡入三河間續漢書曰遂俱亡入河湟間今北言三河即黃河賜支河湟河

也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

推以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

事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

落種人依之者日益眾羌人謂奴為無弋以

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

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

穆公霸有西戎兵臨渭首滅狄獯獯音忍

季父印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
支曲河西數千里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其
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擊牛
種越雋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
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
並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
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
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
戎狄九十一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

號其後為研種及秦始皇時務片六國以諸
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繁息秦既兼
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衆狄
築長城以界之衆羌不復南度至于漢興匈
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
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來守隴西塞
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
道縣氏音丁兮反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
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

塞

令居縣屬金

初開河西列置四郡

酒泉武

敦煌

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

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

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音與匈奴通合

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

安故縣屬隴西

郡枹罕縣屬金城

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

為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

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

金城郡臨

羌縣有鹽池也

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

實之至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

義渠姓也

覘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

所不田處以為畜牧安國以事奏聞後將軍

趙充國以為不可聽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

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

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

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

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

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

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時多姐等七種
羌寇隴西多音先廉反又遣右將軍馮奉世
擊破降之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
後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
孫更以燒當為種號自多姐羌降之後數十
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欲耀威
德以懷遠為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共獻西
海之地初開以為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
焉燧烽也

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
及莽敗眾羌遂還據西海為寇更始赤眉之
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不
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眾與漢相拒建武
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
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
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
蹙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
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列部置領烏桓

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

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

靜○劉放曰使驛說見上使塞外羌夷為吏

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做備今宜復如舊以明

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為護羌校尉持節

如舊及邯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

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即將來款等擊之大

破事已具款傳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北

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

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

降之事已具援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

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湍並皆強富數

侵犯之湍音乃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

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落及諸雜種

乃從大榆入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殺三千

人掠取財畜奪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

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參狼羌反殺掠

吏人太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盱遣從事

辛都監軍掾李苞將五千人赴武都與羌戰
斬其酋豪首虜千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之
斬首千餘級餘悉降時滇吾附落轉盛常雄
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轉教以方略為其謀帥
二年秋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
寇隴西塞劉盱遣兵於枹罕擊之不能克又
戰於允街允音鈇街音階為羌所敗殺五百
餘人於是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為寇遣謁者
張鴻須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唐谷允音鈇

縣名屬金城郡唐谷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也軍敗鴻及隴西長

史田颯皆沒又天水兵為牢姐種所敗於白

石死者千餘人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時燒何豪有

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筭為種人所

信向皆從取計策時為盧水胡所擊比銅鉗

乃將其眾來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羌

長牧擊比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顯宗

憐之乃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

秋貶曰齊人春秋莊公三十一年齊人伐中戎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

貶也何休注曰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迫殺之惡不仁也 今國家無德恩

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

帝者之功言帝主好生惡殺故不以爲功也

趙趙不利將軍趙括與六十一萬人請降 谷由

太守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尚生者所在致

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

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効功者皆除其

罪若有逆謀爲吏所捕而獄牀未斷悉以賜

有功者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

軍馬武等擊滇吾於西邯大破之事已具武

等傳滇吾遠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

輔以謁者竇林領護羌校尉居狄道林爲諸

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爲下吏所欺謬

奏上滇岸以爲大豪承制封爲歸義侯加號

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

與俱詣闕獻見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實以

事詰林林辭窘窘第乃僞對曰滇岸即滇吾

隴西語不正耳帝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會

涼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獄死謁者郭襄
代領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列羌盛還詣闕抵
罪於是後省校尉官滇吾子東吾立以父降
漢乃入居塞內謹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
為寇盜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略妻甲湍
種羌婦吏為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
塞安夷縣名屬金城郡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
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為寇隴西太守孫純遣
從事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與甲湍等戰
斬首虜數百人復拜故度遼將軍吳棠領護
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與諸眾聚兵
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荔谷崇
兵大敗崇輕騎得脫死者二千餘人於是諸
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
徵免武威太守傅育代為校尉移居臨羌迷
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
西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
耿恭副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

防乃築索西城

故城在今洮州

徙隴西南部都尉成

之悉復諸亭侯至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

吾諸雜種反叛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郡

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

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

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遣羌即爲解散

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傳育不欲

失信伐之乃募人鬪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復

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年育上請發隴西

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

潼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剋期擊

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其西並

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選

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

數里須且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

夜突育營營中驚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

餘人而死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

遂引去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爲臨羌長與捕

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吾功冠諸軍及在武
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
知友妻子不免操井曰肅宗下詔追褒美之
封其子毅為明進侯七百戶以隴西太守張
紆代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迷吾既殺傅育
狃快邊利狃快慣習也狃音女章和元年復
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
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乘谷
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遂將種人
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
因自擊伏興起劉放曰案文當誅殺酋豪
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祭冢復放
兵擊在山谷間者斬首四百餘人得生口二
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
燒何當前當鬩等相結以子女及金銀娉納
諸種鮮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塞太守寇
盱與戰於白石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
招屬國諸胡會集附落種衆熾盛張紆不能

討未元元年紆坐徵以張掖太守鄧訓代爲
校尉稍以賞賂離閒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
子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
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頗巖谷
和帝永元四年訓病卒蜀郡太守聶尚代爲
校尉尚見前人累征不克欲以文德服之乃
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
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爲設祖
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
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詎復
寇金城塞五年尚坐徵免居延都尉貫交代
爲校尉友以迷唐難用德懷終於叛亂乃遣
譯使構離諸種誘以財貨由是解散友乃遣
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
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
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乃率部落遠
依賜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漢陽太守史充
代爲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

而羌迎敗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兵社代為校尉其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警塞內諸種羌共為寇盜眾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大夏縣名屬隴西郡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代副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之五營即五校也雍營即扶風郡尉屯也黎陽營解見南匈奴傳也尚屯狄道代屯枹罕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

迷唐懼奔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迷唐窮迫率其精強大戰盱斬虜千餘人得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入塞明年尚代並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譚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其餘種人不满二子飢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為

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城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兵社等乃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十一年遂復背叛乃督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以酒泉太守周鮪代為校尉明年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初累姐種附漢迷唐怨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與諸種為讎黨援益踈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與迷唐戰周鮪還營自守唯侯霸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羌衆折傷種人凡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其種衆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明年周鮪坐畏懦徵侯霸代為校尉安定降羌燒何種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為奴婢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隃麋縣名西戎為害前世

所患臣不能紀。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亡逃棲窟。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土屯龍耆。龍耆即龍支也。今鄯州縣。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邯水名。邯分流。左左今在鄯州。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失衆病死。有一子來降。尸不滿數寸。東虜子麻奴立。初隨

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
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
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
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群羌懼遠屯不還行到
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
落於是勒姐當前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
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
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
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用或持竹竿木枝以
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
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
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
潁川太原上黨兵合五萬人也漢陽明年春
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敗騭軍於
冀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坐衆羌反叛徵免
以西域都護段禧代爲校尉其冬騭使任尚
及從事中郎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
萬人戰於平襄

縣名屬漢陽郡

尚軍大敗死者八千

餘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
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
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
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
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隲還師
留任尚屯漢陽爲諸軍節度朝廷以鄧太后
故迎拜隲爲大將軍封任尚樂亭侯食邑三
百戶三年春復遣騎都尉任何督諸郡屯兵
救三輔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當
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鍾羌又沒臨洮縣生
得隴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襄中
縣名屬漢中郡燔燒郵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
鄭勤移屯襄中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
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羅遣南陽潁川汝
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
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西京左輔都尉都高陵右輔都
尉也時羌復攻襄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
諫以爲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

從出戰大敗死者二千餘人段崇及閉下史
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
郡居襄武襄武縣名屬隴西郡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
縱檻車徵詣廷尉詔獄死段禧病卒復以前
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張掖五年春任尚坐
無功徵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
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
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
二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
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
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隴西郡屬安定徙美
陽縣名屬右扶風北地徙池陽縣名屬左扶風上郡徙衙縣名屬馮翊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木椽
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
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指老弱
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復以任尚爲侍御史
擊衆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羊頭山在上黨郡穀遠縣誘
殺降者二百餘人乃罷孟津屯其秋漢陽人

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眾
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
琦首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
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趙博遣刺客杜習
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賜錢百萬而杜季貢王
信等將其眾據樛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
兵討破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沒入妻子五
百餘人收金銀絲帛一億已上杜季貢亡從
滇零六年任尚復坐徵免滇零死子零昌代

立年尚幼少同種狼莫為其計策以杜季貢
為將軍別居丁奚城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
侯霸掩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
得驢騾駱駝馬牛羊二萬餘頭以畀得者音畀
必四反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
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遣兵寇雍城
又號多與當前勒姐太豪共脅諸鍾分兵鈔
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中五
官掾程信率壯士與蠻共擊破之號多退走

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侯霸馬賢將湟中吏人及降羌胡於枹罕擊之斬首二百餘級涼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楊坐徵免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龐參代為校尉參以恩信招誘之二年春號多等率眾七千餘人詣參降遣詣闕賜號多侯印綬遣之參始還居令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種衆復分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將南陽兵因發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又使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遣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北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為杜季貢所敗勇士縣名屬天水郡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眾偽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木稼光等違鈞節度

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光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徵自殺龐參以失期軍敗抵罪以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尚爲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弃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共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尾猶尋也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善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明年夏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

及左鹿蠡王須沉萬騎擊零昌於靈州縣名屬北

地郡斬首八百餘級封須沉為破虜侯金印紫

綬賜金帛各有差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

丁奚城秋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任尚又

遣假司馬募陷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

子得牛馬羊二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

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綬四年春尚

遣當闐種羌榆鬼等五人刺殺杜季貢封榆

鬼為破羌侯其夏尹就以不能定益列坐徵

抵罪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叛

羌稍稍降散秋任尚復募効功種號封刺殺

零昌封號封為羌王冬任尚將諸郡兵與馬

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定青石岸狼

莫進擊敗之會尚兵到高平縣名屬安定郡因合勢

俱進狼莫等引退乃轉營迫之至北地相持

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富平縣屬北地郡

斬首五千級還得所掠人男女千餘人牛馬

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走於是西河虔

人種羌萬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遵募土
郡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何爲羌
侯封遵武陽侯三千戶遵以太后從弟故爵
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又詐增首級受賕枉
法減千萬已上檻車徵奔市沒入田廬奴婢
財物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
無復寇傲自羌叛十餘年閉兵連師老不暫
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
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
涼二列遂至虛耗六年春勒姐種與隴西種
羌號良等通謀欲反馬賢逆擊之於安故斬
號良及種人數百級皆降散永寧元年春上
郡沈氏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夏馬賢
將萬人擊之初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明日復
戰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馬牛
羊以萬數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太豪劔五等
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
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

還率三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使初飢五同
種太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街而首
施兩端首施猶首鼠也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召盧
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
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璽書封賢
安亭侯食邑千戶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
當世嫡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
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諸
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死兵敗死者

四百餘人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
居因脅將先零沉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
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鸞鳥縣名屬武威郡鸞音

音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延光元年
春賢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賢復追擊戰
破之種衆散遁詣涼州刺史宗漢降麻奴等
孤弱飢困其年冬將種衆三千餘戶詣漢陽
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綵繒
各有差是歲虔人種羌與上郡胡反攻殺羅

城度遼將軍耿夔將諸郡兵及烏桓騎赴擊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奴弟犀苦立順帝末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

上郡龜茲縣有鹽官即雍州之域也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

銜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院據險因渠以

溉水春河漕水春即水確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

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胡方開西河置上郡

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前書

音義曰無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大也郡縣兵荒二十

餘年夫弃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

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

未復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無守固而公卿

選懦容頭過身

前書音義曰選懦柔快也懦音而緣反

張解設

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徙徙者各

歸舊縣繕城郭置供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

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

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馬賢以犀

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質於令居令音其冬賢

坐徵免右扶風韓皓代為校尉明年犀苦詣

皓自言未歸故地皓復不遣因轉隴中屯由

置兩河閒以逼群羌皓復坐徵張掖太守馬

續代為校尉兩河閒羌以屯由近之恐必見

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做備續欲先示恩信乃

上移屯由還隴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

隴中地廣更增置屯由五部并為十部二年

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前書南部都尉都隴西郡

臨洮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

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

良封斬首數百級四年馬賢亦發隴西吏士

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級獲馬牛

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並詣實降劉歆曰

賢即賢復進擊鍾羌且昌且昌等率諸種

十餘萬詣涼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馬續遷度

遼將軍復以馬賢代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

馬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

都尉擊破之斬首六百餘級馬賢又擊斬其

渠帥飢指累祖等三百級於是隴右復平明

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塞馬

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獲馬千四百匹

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將

湟中義從兵及羌胡萬餘騎掩擊那離等斬

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

徵賢為弘農太守以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

為涼州刺史並當之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

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荒服在九州之外也

在九州之內侯衛之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

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

素性疾惡

○劉放曰三君按時與三欲分明

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

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疾之已甚是又使之為亂行況我狄乎其

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

刻遂不能從庸或作庸庸薄也到州之日多所擾發

五年夏且凍傳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

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

機秉並坐徵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列兵討

之拜馬賢為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副將

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列郡兵十萬人屯漢

陽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置屯

兵以保聚百姓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

關掠苑馬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

射姑山射音夜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

愍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為舞陽

亭侯租入歲百萬遣侍御史督錄征西營兵

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羌遂大合鞏唐種三千

餘騎寇隴西又燒園陵掠關中殺傷長吏郃

陽令任頽追擊戰死頽音於陽同州縣也遣中郎

將龐浚募勇士千五百人頽美陽為涼州援

武威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

得馬牛羊驢萬八千餘頭羌二千餘人降詔

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罕種羌千餘寇北

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不利秋諸種

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

居扶風北地居淮邈遣行車騎將軍執金吾

張喬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內南陽汝南

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以趙冲為護羌

校尉冲招懷叛羌罕眾乃率邑落五千餘戶

詣冲降於是罷張喬軍屯唯燒何種三千餘

落據參戀北界參戀縣名屬安定郡戀音力全反三年夏趙

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斬首千五百級

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冲擊諸種斬首四千

餘級詔冲一子為郎冲復追擊於阿陽斬首

八百級阿陽縣屬漢陽郡於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戶

詣涼州刺史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

遂爲諸羌所誘將羌衆亡出塞領護羌校尉
衛瑤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得牛馬羊二
十餘萬頭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書建威作武威陰河陰縣名屬安定郡軍渡未竟所將降胡六百
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
歿冲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
永嘉元年封冲子愷義陽亭侯以漢陽太守
張貢代爲校尉左馮翊梁並稍以恩信招誘
之於是離湍狐奴等五萬餘戶詣並降隴右
復平並大將軍冀之宗人封爲鄆侯邑二千
戶自永和羌叛至乎是歲十餘年閒費用八
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前書音義曰牢
直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
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建和
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是時西羌
及湟中胡復畔爲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
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壽元年校尉張
貢卒以前南陽太守第五訪代爲校尉甚有

威惠西垂無事延熹二年訪卒以中郎將段
熲代爲校尉時燒當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
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沉氏牢姐諸
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以濟
南相胡閔代爲校尉閔無威略羌遂陸梁覆
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
年沉氏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招之皆
降事已具規傳烏吾種復寇漢陽隴西金城
諸郡兵共擊破之各還降附至冬滇那等五
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廬舍六年
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斬首溺死三千餘人
胡閔疾復以段熲爲校尉永康元年東羌岸
尾等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張奐追破斬
之事已具奐傳當前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
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事已具熲傳靈帝建
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
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漢中羌義從胡
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傳興平

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泥樊稠擊破之
斬首數千級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
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
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
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或
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
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
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
可分二十萬人無慮猶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
往來蹇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
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
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戶內屬光武封樓登
爲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
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
屬拜造頭爲邑君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
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
十口內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種三
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內屬冬廣漢塞外參

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桓帝建和二
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
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
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鍾分散
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
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
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
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鬪隨
勢強弱被復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
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
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
胡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
公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
頗爲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
御之和戎師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
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

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以爲驚。

桴，槌也。革，甲也。鞬，前服也。左傳：晉文公曰：右屬鞬，鞬音紀言反。故求初之。

閒群種蜂起，遂解仇讎，結盟詛招，引山豪轉

相嘯聚，揭木爲兵，負柴爲械，馘馬揚埃，陸梁

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前書：班固曰：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恣睢，肆怒之。

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

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

踵，係羽書曰：聞羽書，即檄書也。魏武奏事曰：邊有驚急，即插羽以示急也。

并涼之士，特衝殘弊，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

婦則徽纏而爲虜。說文曰：徽，紲也。纏，索也。發冢露齒，死

生塗炭。此肉，立曰，才賜反。自西戎作逆，未有陵侮上國

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

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

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

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

縣，發屋伐樹，塞其憲土之心，燔破齒積，以防

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

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

衆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絲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百萬或梟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奏稿上也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頗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

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前書楊雄曰蒙

者負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

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

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判解於重崖之

上不可校討顱音盧廣雅曰顱顱顱也支謂四支革皮也其能穿

竄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

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和

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

攻之不堪是養疾病於心腹也根謂盡其根本惜哉

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
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
存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
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
遷之內地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當
還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當
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
其馴服之情討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
豈夫識微者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紀曰紂作象箸箕子為文師歎曰象箸不施
於土簋不盛於殺藿必煩犀玉之杯食能飽
豹胎臣賢案史記及韓子辛有浩歎於伊川金云箕子今云微子蓋誤
也左傳曰周平王之東遷也大夫辛有適伊
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
戎乎後秦遷陸渾戎于伊川言中國
之地不宜徙戎狄居之後將為患也
贊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羌氏豪分種遂用殷
疆虔劉隴北假僭涇陽涇陽縣屬安定郡朝勞內謀
兵憊外攘憊疾也

西羌列傳第七十七

張康王鰲叟校正

西域列傳第七十八

范曄 後漢書八十八

西域傳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

校尉領護之

前書曰自李廣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犂置使者領護營田

以供使外國也

宣帝改曰都護

宣帝時鄭吉以侍郎屯渠犂發兵攻車師

遷衛司馬使護鄯善

以西南道其後匈奴日逐王降吉漢以下吉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

合護車師以西北道號曰都

護都護之置始自於吉也

元帝又置戊巳

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

漢官儀曰戊巳中央鎮覆四方

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稱也

哀平開自相

已焉車師有前王後王國也稱分劃爲五十五國王莽篡位篡貶易侯王出是

西域怨叛前書曰莽即位改匈奴單于印璽爲章和親遂絕西域亦瓦解焉

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

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

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

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

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我廬且末爲鄯善所并

且音子渠勒皮山爲于真所統悉有其地郁

立單桓孤湖烏貪訾離爲車師所滅後其國

並復立永平中北虜乃督諸國共寇河西郡

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

奴取伊吾廬地在今伊州伊吾縣也置宜禾都尉以屯

田遂通西域于真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

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巳

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龜茲讀曰丘攻沒

都護陳睦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

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

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
戊巳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
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
賓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
破匈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
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
超爲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巳校尉○劉放曰
尉按戊巳本兩校今此文云又置戊巳校
則此時當但置戊校也車師傳注中云戊校
尉所統又傳云戊校尉閻詳足明置戊校而
已後人不知妄增巳字亦非章懷以前失之

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
候居車師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
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
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
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續漢
書甘英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
作甘菟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堯勒皆
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背畔安
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禧音
喜基

反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
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寇
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
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
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
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
其前主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
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復欲進以西域鄧太
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
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
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
關以絕其患玉門陽關二關名延光二年敦
煌太守張璜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
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大秦國在西海專制
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
人集昆侖塞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也宜木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劉放曰注
宜木都尉居也案文也當作之先擊呼衍王
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加月車師後部

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

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

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列也如又不

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

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

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

宗屈供奉之恥窘困也高帝自擊匈奴至平

日乃得解太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嫚

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繒絲以奉之夷狄微

令是入主之操天子供貢故孝武憤怒深惟

是臣下之禮故云恥也

父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

度日絕也沙土曰漠直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

財幣縻於廬山之壑狼望匈奴中地名也前

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北書楊雄曰前代豈樂無

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府庫單竭杼柚空

虛筭至舟車貨及六畜武帝時國用不足筭

皆計其所得以出筭船五文以上一筭六畜無文以此言之無物

不夫豈不懷慮又故也懷思遂開河西四郡

以隔絕南羌前書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收

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

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

宣帝元帝時呼韓邪單于

救入朝無臣奉貢

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

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又區區

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

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

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

殖殖也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

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

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

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

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

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

威示百蠻盛國滅土經有明誠毛詩曰昔先

邵公曰辟國百里也今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

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

里震怖匈奴淮南子曰修政於廟堂之帝納

之乃以班勇班勇班超之兄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

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

于延光西域三絕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
擊降焉者於是龜茲疏勒于真莎車等十七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已西遂絕六年帝
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
爲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末元時事置伊吾
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
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爲于真所沒
求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
首猶服也音式按反曾莫懲革自此浸以踈慢矣班固
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
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爲西域傳皆安帝末
班勇所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
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
孫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
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
東流葱嶺山名也西河舊事云其山高大生葱故一名一出于寘南山
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

後漢傳 卷八
七
名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自敦煌西出玉門
陽關涉鄯善北方スル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方スル通
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方スル通
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
戊巳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
萄其北又有柳中皆高腴之地故漢常與匈
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嶺
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日循河
音彼義反次下亦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
史記曰陂山通道

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
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
西踰葱嶺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者出玉門經
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
拘彌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
百里續漢書曰寧彌國王本名拘彌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
領戶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
勝兵千七百六十人順帝永建四年干寔王
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為拘彌王而遣

使者貢獻於漢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
赦于寘罪今歸拘彌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
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于寘破之
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爲
拘彌王而還至靈帝熹平四年于寘王安國
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巳校尉
○劉放曰案文多巳字但是
和帝以後事並多此一字也西域長史各發
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時人衆裁有千
口其國西接于寘三百九十里

于寘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
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
三千勝兵三萬餘人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
攻并于寘徙其王俞林爲驪歸王明帝永平
中于寘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寘王休
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
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
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
國爲大順帝永建六年于寘王放前遣侍子

詣闕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竇病癰
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竇
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竇王令胡醫持
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
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以王敬代爲長史達
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
竇國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竇
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
竇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
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旦日建
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
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
成國主薄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
定何爲復隸即前斬建于竇侯將輸隸等遂
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
誅建耳于竇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
斬敬懸首於市輸隸欲自立爲王國人殺之
而立建子安國焉

○劉放曰國人殺之案下
文言輸隸死已經月此時

安得云殺之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

于賓桓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為敦煌

太守亮到開幕于賓令自斬輸棘時輸棘死

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

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賓恃此遂驕自

于賓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戶

二千五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

毒國人煎以為藥傳箭鏃所中即死漢書中

誤云前并大秦國中一字亦然西夜子合

是一國今各自有王前書云西夜國子合國

居呼鞞谷鞞音九去疏勒千里領戶三百五

十口四千勝兵千人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

十人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

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

自皮山西南經烏耗前書音義音鵝擊又云

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

反急言之如鷄擊反

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西南
馬行百餘日至條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
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
陸道土地暑溼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木雀
大雀其卵如甕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
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
焉

安息國居和犢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
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
數百戶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
爲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和元年遣
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
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
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
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
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
入悉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十三

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
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
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
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千羅國九百六十里
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
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
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
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亞歷之

歷飾也音火既及郭璞

聖白上也音應

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

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輶白蓋小車
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圍百餘
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
爲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
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
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
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
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

廢而更立受放者其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

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

有夜光壁明月珠駭雞犀抱朴子曰通夫犀有白理如紺者

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珊瑚琥珀琉

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刺雜

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

毳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蘓

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為錢銀錢

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

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

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

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

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闕不得自達闕音五至

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

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

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或云其國西有弱水

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

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

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
支者也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
至大秦入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置
也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師子遮害行
旅不百餘人モツテセ齎兵器輒為所食又言有飛橋
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
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
自縛自解跳二十九巧妙非常
大月氏國氏音支下並同居藍氏城前書藍氏西接

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
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
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初月氏為匈奴
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靡貴霜
肝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
立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為王國號貴霜王
○劉敞曰按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蜀
賓悉有其國立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闐膏珍
代為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

後漢書卷九十八

此之後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

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

竺蜀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

嘗屬月氏漢書以為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

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

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

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

俗浮圖道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

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

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

毒為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

令統其人士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

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毼毼音

宅闔反毼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諸香

石蜜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

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
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
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
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
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
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
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
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
王六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而
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栗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
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奄蔡
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士氣溫和
多楨松白草前書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
云似麩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
食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莎車國西經蒲犁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

萬九百五十里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為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勅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主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死謚宣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為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為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欵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

書收遷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翼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遣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

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
 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
 復附匈奴而賢益橫焉塞王自以國遠遂殺
 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為媯塞
 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為龜茲王賢以則羅
 年少乃分龜茲為烏壘國徙駟鞬為烏壘王
 又更以貴人為媯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
 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
 茲貴人身毒為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
 以大宛貢獻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
 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
 橋塞提為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
 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為拘彌王而遣延留還
 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寘王俞林為驪
 歸王立其分位侍為于寘王歲餘賢疑諸國
 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
 復置正劉放曰按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
 子戎亡降漢封為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

後漢傳卷八十九

二十一

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
未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
乃為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即與兄弟共殺君
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
兄弟自立為于寘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
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
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
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
將擊休莫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

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
寘國相獯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為
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
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連
被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
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以女妻之結為
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且音余
反下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寘反音番于寘
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

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
何為廣德曰王我婦父也父不相見願各從
兩人會城外結盟賢以問且運且運曰廣德
女壻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廣德遂執賢
而且運等因內于賓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
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
五將發焉耆尉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
圍于賓廣德乞降以其太子為質約歲給蜀
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為莎
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
王章帝元和三年劉攽曰案
文少一也字時長史班超
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已
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疏勒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百
里領戶二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明帝永平
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
左侯兜題為疏勒王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
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疏勒王忠後反

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
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
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
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為疏勒王臣磐聞之請
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
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為王月氏乃遣兵送還
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
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為王更以遺腹為磐橐
城侯後莎車連畔于寘屬疏勒疏勒以強故
得與龜茲于寘為敵國焉順帝永建二年臣
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為漢大都尉兄子臣
勳為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
車使俱詣闕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師子
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
於獵中為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為
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
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割收日按西
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

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
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
東北經尉頭温宿姑墨龜茲至焉耆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
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戶萬五千口五萬二
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
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
匝其城三十餘里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攻
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餘人
至末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
須尉黎山國遂斬焉耆尉黎二王首傳送京
師縣蠻夷邸蠻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鴉臘寺也超乃立焉耆
左侯元孟為王尉黎危須山國皆更立其王
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
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降永
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乃
遣子詣闕貢獻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

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類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閒故留為國云○劉放曰按此文不足當谷閒故留為國云其人口貧羸者述立也少一其字一者字

移支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為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一百五十里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類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

一百二十里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
二千八百二十里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
後主居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陽
九千六百二十里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
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甲陸蒲類
移支是爲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
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十一年與
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
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
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
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
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賜印綬金帛八
年戊巳校尉索頽欲廢後部王涿鞬立破虜
侯細致涿鞬忿前主尉卑大賣巳因反擊尉
卑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
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以討涿鞬
獲首虜千餘人涿鞬入北匈奴漢軍追擊斬
之立涿鞬分農奇爲王至永寧元年後上軍

就及母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

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也相帝時置戊已校尉鎮車師後部行事謂前行長史索班劉歆曰注和帝置戊已校尉按此上文云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是也下不合添一已字

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大破斬

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主農奇子加特奴

及八濟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

是上立加特奴為後王八濟為後部親漢侯

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

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閭吾陸谷壞其廬落

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人季母

也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

衆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

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

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

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疏勒山漢軍不利

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

嘉元年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司

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

王戰悉爲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
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
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
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
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戾反
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侯炭
遮領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
將其母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
太守朱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
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邊與卑君爭
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虜
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爲王阿羅多乃
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
多爲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
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
懷致遠之略前書張騫漢中人爲博望侯武
屬大國奇物誠得而以義班超奮封侯之志
屬之則地廣萬里帝從之

超少時家貧投筆歎曰文夫當如傳介子張
騫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語
見超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
傳

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

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巳之官分任

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贏金

而賜龜綬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後服

則繫頭纒而繫北關立屯由於膏腴之野列

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劉放曰驛按

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

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

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

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

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

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前書杜欽

漢所立終漢使者今悔過來順使者送全懸

度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陂臨

崢嶸不測之淵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釋

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

過之必死葱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

風雨晦冥飛沙揚礫過此難者萬無全也

難者按過當作遇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

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

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

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

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

玉燭和氣天竺國記云中天竺入張樂無戶籍耕王地者輸地利又其土和適

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種田無靈聖之所降

時節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靈聖之所降

集賢懿之所挺生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地天為諸天無量無邊

諸眾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眾生乃

觀見宜於南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

與我為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利利種迦毗

羅城白淨王摩耶夫人可為父母又云四生

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衆生胎生我若化生

諸外道等即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

已示同諸夫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

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為檀越今阿難

及諸人等同生為弟子命舍利弗等外道中

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無量

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

竺受生多所利益也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魚

鼈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弗住不思

議菩薩勸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

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

不知又復還本處都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

不使人有往來相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

力歸其五指遂為五師子見爾時醉象惶懼

而退又五百羣賊劫奪人度波斯匿王收捉

剗其兩目棄入阮中爾時群賊苦痛不已同

時發聲念南無佛陀達摩佛以慈善根而騫

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

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

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

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

之流也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去貪欲也

不執著為空執著為有兼遣謂不空

皆有鹿實兩忘也維摩詰云我及涅槃此二皆空老子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微故曰道書

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

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口

經曰爾時毗邪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

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井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

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入芥子等也

雖鄒衍談夫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史記曰談夫

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大地廣人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

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

反郭璞注爾雅云蝸牛音尚未足以繫其萬

此談天言大蝸角喻小也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

人多惑焉

精靈起滅謂生死輪回無窮已因報相尋謂行有善惡各緣業報也

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

則大道通矣

贊曰邊矣西胡天之外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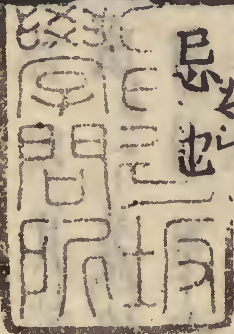
邊遠也音中狄反尚書曰邊矣西土

土物琛麗人性滂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

若微神道何恤何拘

言無神道以制胡人則凶猛之性何所憂懼何

所拘



慶應乙丑

西域列傳第七十八終

張伯穎校正

